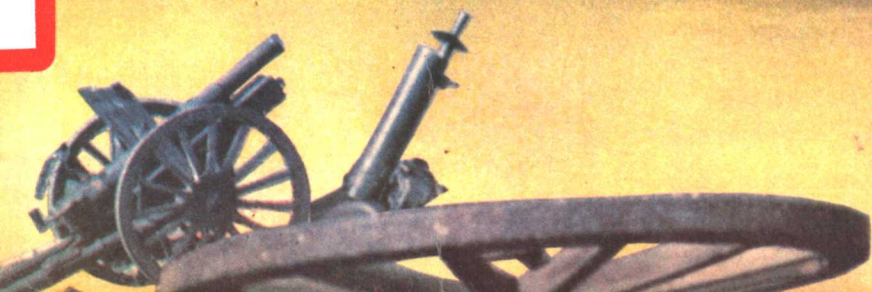


祝爱光 著

滇南旧事



黄南旧事

Huangnan Jiushi

祝爱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1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 1/4 插页：2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96

责任编辑：左云霖

责任校对：浩 森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546-1/I·513

定价：8.0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兴义旅功伐一餐 悼郭帅周平系囚.....	1
第 二 回	霍正熊陷害周平 康木匠斧劈小管.....	12
第 三 回	孟宗原府里藏人 吗啡鬼分所受拷.....	21
第 四 回	出监狱周平逢友 进县城老梯访贤.....	30
第 五 回	一少年绿林为盗 三好汉毒窟贩毒.....	44
第 六 回	一二当陈尸示众 大个徐劳瘁病终.....	53
第 七 回	马三营肖二受检 阅报社李老怀旧.....	63
第 八 回	烧军装肖二哭庙 访遗老杜叟谈吃.....	73
第 九 回	中学生街头反日 洋牧师衙里要人.....	82
第 十 回	孟宗原载誉回国	

	阅报社剪烛谈心.....	91
第 十 一 回	谒古庙几上挥毫 借官车金蝉脱壳	103
第 十 二 回	王乡绅逛庙失子 老疮疤设计取钱	114
第 十 三 回	别徐姐避祸远遁 去边外喜逢周平	125
第 十 四 回	朱三字自坏山规 张乞丐探父还乡	136
第 十 五 回	评书画绅士调侃 看挽联啼笑纵横	147
第 十 六 回	陈克安奉天取经 河本酋新民醉酒	156
第 十 七 回	梁红玉斩奸除恶 路医生接产救危	167
第 十 八 回	杨扒皮追剿老梯 白庙子义军受创	182
第 十 九 回	周军师南下营口 张破烂抚养孤儿	195
第 二 十 回	新民城惊闻事变 公商会纷论去从	209
第二十一回	路校长逃亡北京 于议员邂逅同乡	223
第二十二回	小管逼死张破烂 老梯送走魏县台	233
第二十三回	阅报社鼓齿伐奸 三仙堂挥铍斩逆	245

第二十四回	道德会应劫而兴 宋会长保皇请愿	256
第二十五回	耿礼荒村说老梯 周平野向杀倭谍	268
第二十六回	张乞阳单驴打探 耿继周万马克城	279
第二十七回	米内狡开安民策 屠辛黠使害人谋	295
第二十八回	鬼王庙无辜受害 乡绅府密探抢财	306
第二十九回	绥靖地方米内出马 巧借枪弹老梯远扬	318
第三十回	耿司令徒手劳军 王润堂投降找死	331
第三十一回	去天津校长征税 过旧年全家谒钟	342
第三十二回	路茂先重作校长 徐督学考问“宣言”	355
第三十三回	伐暴民李代桃僵 收古董河本谒旧	366
第三十四回	日本人搜罗古玩 宋甲凤献画出丑	376
第三十五回	卖铜炉遗民破窖 失古董伊藤掉魂	386
第三十六回	饮薄茗巧骂米内 吃驴肉痛醉遗民	396
第三十七回	张乞阳三看徐妞	

	王香久两听七律	407
第三十八回	访会长老包失计 藏古庙周平忍饥	419
第三十九回	肖二魔直言引祸 小诸葛被捕坐牢	431
第四十回	守备队志士成仁 老遗民弥留剪辮	442
第四十一回	女侠昼闯汉奸筵 乡绅夜收恐怖书	456
第四十二回	高德山柳河抓鬼 大侑刘江湖卖艺	467
第四十三回	文会校教师转移 领事馆土屋迁怒	481
第四十四回	先进识人教后进 柳三告密擒朱三	491
第四十五回	箭竿楼日寇行凶 花子房木匠绝主	503
第四十六回	霍乱余生投井死 无瘾隐士也忌毒	516
第四十七回	老墩台风雨闲话 辽滨塔黄昏射雕	526
第四十八回	喜老塔塔下弹筝 高德山山上罹难	537
第四十九回	二老徐巧卖人口 大侑刘搭救徐妞	554
第五十回	悼英烈少年出走 话残棋回首沧桑	566

第一回 兴义旅功伐一簣

悼郭帅周平系囚

秦月汉关辽水， 星移物换时挪，
追寻旧梦鼓簧舌， 是可言乎曰可。
志士仁人喋血， 峥嵘岁月如梭，
内忧外患舞群魔， 也多风流磊落。

秩史宗宗有稽， 等闲作传谁托，
力从草莽觅铜驼， 堪愧梨灾枣祸。
写我潢南旧事， 忆厥可泣可歌，
今朝有签照南柯， 聊假老石攻错。

二首《西江月》道出了写书的意图，写的是等闲的小城，等闲的人，等闲的事迹。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事情的跨度只有十年。

新民县昔称“潢南府”，“潢”为西辽河的别称，潢南者西辽河之南也。事在六十年前本不算太旧，但今昔一对比，就显得非常陈旧了，故书曰：《潢南旧事》。

一九二五年冬，郭松龄掌握了奉军精锐部队约七万人，编成四个军。在滦州揭起了反奉倒戈的大旗，杀了督办姜登

选。挥军东进，在山海关打败了张作相的吉林十五师。出关东进经过绥中、兴城，先头部队到达锦州时他的指挥列车停在连山。时值天寒，遂休兵三日等候由天津运来防寒棉衣。第二天棉衣送到，士兵发了双饷，全军踊跃，士气大振，直下新民，到了县西的白旗堡。

白旗堡地处柳河三角地带，葑泥洼土，芦荻丛生。冬日里，芦花暗淡，日照无光。郭松龄象一团烈火，在惨淡的冰天雪地里燃烧着改革的希望。

先头部队总指挥梁士先旅长，突然急躁了起来，因为奉军采纳了外籍顾问伊亚格的建议，已将白旗堡站以东，新民、巨流河等地车站水塔一律炸毁。他稍一踌躇，果断地命令道：“用人塘上跳板，向火车头挑水，保证前进！”在前边笔直地立着的年轻副官周平道：“旅座！天寒地冻，一挑水挑上去水桶挂蜡剩不了一半，况那速度是赢不得时间的。”梁士先刚毅的脸上现出了不安，两只手相互搓着，在地下紧踱。突然一股粗犷的声音道：“下令步行！急行军，今晚务必进入新民。根据现在这情况，火车可以开到柳河沟，那就只有十八华里了。”梁旅长一抬头，见眼前站着郭松龄司令。他严肃坚强和自信地又说一遍道：“鼓励士兵们，以极顽强的意志力前进！”郭松龄将军粗犷的脸上长着威严的剑眉，眉下闪烁着精明的眼睛，魁伟如塑像似的身躯，稳重得象座山。梁旅长脸上洋溢着乐观的神采，显露出追随者对统帅的信任。司令转身走了——副官周平向梁旅长说道：“旅座：奉天公馆有人来，说是姓霍。”梁旅长道：“那是给我管家的私人秘书，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请他进来！”说完，周平把一个化装成庄稼人模样的人领了进来。这个人的手抓搔着，揉搓着，心里象是在烦躁不安。微细的胡子上挂

上了坚冰。他掸了掸身上的霜雪，喷出了一口冷气，然后象窃鼠受了惊恐似地转着眼睛，四下察看。梁士先意识到是有紧要的事，因而道：“这个副官是我的亲信，你讲吧！”周平立刻把住了门口。梁旅长又问道：“不久就在沈阳见面了，为什么急于出来？”霍秘书淡淡地道：“你以为前途畅通无阻，胜利屈指可待了吗？”梁士先心里一颤，从容问道：“张作霖不是把贵重物品运往南满站，自己要向大连逃跑了吗？”霍秘书冷冷地道：“那倒是事实，可是杨宇霆为张作霖奔走不可忽视。他去过了大连；王永江也到日本领事馆见过吉田茂领事，日本人声明南满铁路二十华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关东军调动频繁。”梁士先道：“靠日本人的虚张声势可以扭转大局吗？”霍秘书道：“当年曹孟德大战官渡，粮无几日，兵微将寡，可谁会知道一败涂地的是河北袁绍呢！”梁旅长道：“那可不一样。”他从怀里掏出了金壳怀表，看了看说道：“时间不多，你到底有什么事？”霍秘书望了望门，说道：“杨宇霆特意找过我，他传的是大帅的旨意。”梁旅长不屑一一听地打断了他的话道：“我不能倒向他，首鼠两端的想法我没有，我不是投机的掮客，胜败我都在郭茂宸一边！”霍秘书说道：“你在九里雾中。”梁士先感慨地道：“那我也得摸索前进，我不能见船就上，见利忘义，你不要再提这事了。我倒想问一问，女公子她好吗？”霍秘书不得不扔了原话题答道：“书剑，都大有进步。”梁旅长在这战场的烽火前沿，立刻又走进了自己甜蜜的家庭世界，兴奋地道：“太好了，我的掌上明珠，几天后就在一起团聚了！”霍秘书吁了一口气道：“但愿如此，不过……”梁士先道：“不必鼓舌了，我死不回头。如果……那就把她的成长托付给你。”霍秘书道：“我可不是逼你说

这种话的。祝你胜利，我回奉天为你准备接风的筵席。”梁士先道：“我先多谢了。”

军号雄壮地响着，接着是跑步声，呼喊声。梁士先吩咐周平：“把霍秘书送出白旗堡！”

当天晚上（十二月二十日）郭松龄的大军纷纷集结新民，又向县东二十里的巨流河前线开去。朔风在刺刀尖上呼啸着，飞卷着地上的积雪，严冬在逞威。士兵穿着皮坎肩，踏着“蹚土马”（一种靴子）精神抖擞地前进。县东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间频频散光，炮声响得清脆，象迎年的爆竹声——在巨流河长山子正在发生一场大战。

梁士先组织了几次冲锋，越过了辽河。入夜，突然听说江省骑兵已烧毁后方白旗堡的弹药粮服。那些本来就对作战目的模糊不清的士兵立刻丧失了斗志。梁士先不相信会失败，他象拦溃堤的巨人想挽住狂澜。火光冲天，映照在他苍劲多皱的脸膛上。那脸象熠熠反光的铜雕，那骨架也象铁铸铜浇般地棱角突出。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了他。周平立刻跑过来，抱住了他，呼唤着他。他血殷如注，深陷在高眉棱骨下的眼仍放着坚强机敏与希望的光。一会儿，目光暗淡，他昏厥过去——郭军败了。败军由长山子溃下来，商店纷纷闭店，有经验的老板都懂得败军会失去约束变成流寇更不可与之周旋。败兵的胳膊上“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十个字袖标还带着。一连郭军簇集在老爷庙前的广场上，惊魂未定，突然闯进来一个奉军打扮的人，手拿一只烧火棍，棍头上绑着一面红旗，喊道：“缴械吧！我是奉军，枪全戳在这！”于是大枪、小枪、机关枪，相继扔了出来。那人又喊道：“站好，站好，听我讲话！”他还未开讲奉军真的来了。一个营长在队伍的前面。拿棍子的抢上一步，行了个军

礼：“报告！这一连是我缴的！”营长看了看，一鞭子打在了他的背上，骂道：“你是哪山的鸟，滚！”那人受了委屈，站着不走。一个副官模样的人出来说道：“想他当初也在奉军里吃过饷，念他一片好心就赏……”营长道：“明白了，赏他五个大烟泡叫他滚！”

天已昧爽，郭松龄骑着马，他的夫人韩淑秀坐着大车，出了新民南卡门。但不久就传来了噩耗——说他在县城西南三十里的苏家屯后街一家白菜窖里被奉军抓住，后来用大车拉到辽中县境老达房被杀害了。接着的是在小河沿暴尸三日。

梁士先被送进了新民普爱施医院。那医院挂着英国旗，可以保护他不受搜查，很安全。但他的伤势太重，又听到郭松龄已死，便也闭上双眼，追随郭松龄去了。

新城恢复了平静，战争变成了历史。巨流河大战的那一天，奉军曾在老爷庙上空扔下两枚炸弹。有人说：“庙里正殿石阶前也掉下来一枚炸弹，但是没有炸，因为关老爷显圣了。”于是人云亦云，越说越大，越说越玄。接着是有好胜的人争先恐后地到庙里去找炸弹，想看看飞机下的“蛋”的真实模样，纠缠着和尚追根问底。聪明的和尚不说投过炸弹，也不说没投过，只是嘻嘻地念：“阿弥陀佛”，弄得人们扑朔迷离，后来不知是和尚更加大彻大悟了，还是受了高人指教，对炸弹的有无竟由模棱两可变成了积极现身说法，证实关老爷显圣炸弹才没炸。这一来，香火因之大盛。人一多庙里出现了非届期的庙会，因此也招徕了许多走江湖赶场卖艺的，热闹异常。

一天庙里出现个怪人，他脸白如玉，但头发稀乱，不修边幅，青袄灰带，打扮平常，在庙里高声喊道：诸位听我唱半支歌：

白山黑水不寻常，高粱大豆味散香。
大清皇室龙旗落，绿林张氏虎旌扬。
开拓三省归囊括，凭借长城作金汤。
军称安国入皇都，人上金銮坐帝床。
执着兄弟燃豆箕，不虑豺虎卧萧墙。
郭军倒戈起狼燧，元帅挥兵悸虎肠。
西锦歇兵风露冷，东辽奋战雨云狂。
白旗堡下日徘徊，巨流河畔夜彷徨。
百里亏功凝碧血，七书夺印化黄粱。
强弩力尽存鲁縞，鼙鼓声停着素裳。
被繫新民苏家屯，死难辽中老达房。
兴革未成少一簣，三省人民泪成行。

歌声高亢悲怆，冲撞着流云，抨击着庙里的墙壁，一会疾飞高荡，一会喑哑低回，最后唱得人声泪俱下，歌声嘎然而止。你道那唱歌的人是谁？原来这人就是周平。这时他从衣袋里掏出叠印刷纸，当空一抛，纷纷扬扬地垂落下来。于是，你一张，我一张，你拾我拣，争先恐后，先读为快。

这时一个叫肖二魔的人，大喊了一声：“好！”——这个人本是郭军里的一名步兵营长，郭军一败，他心灰意冷再也不想出山了。他一米七五的身材，肩平胸阔，是一副天成的西服架子，因此他穿上戎装很有气派。头发黑而且粗，仪度严肃，眼睛里微藏着揶揄外物的光，嘴唇稍稍下撇着，先天地带有什么都不屑一顾的傲气。他又是一个好诙谐打诨的人，好一本正经地说笑话，诙谐的作风与他俨然的仪表很不统一和谐。因此人们送他个“二魔”的雅号，下文我们姑称之为肖二吧！周平看这个人穿着便服，却有军人的气质，脸上现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就好奇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肖二道：“丧家犬，今天听到了个公道。”周平已明白了他是什么人，说道：“劫灰不灭，‘春风吹又生’！”肖二哈哈大笑起来，把积郁一股脑从腔子里喷出来。笑声未了，只听有人喊道：“抓住他，抓住他！”两个警察已钻进了人群，人墙阻挡着，警察挣扎着向前挤，肖二机警地给周平打开了一条路，周平立刻钻进了人群，一滴烟不知去向了。

警察大为不快，向肖二兴师问罪：“你挡着我们俩却给他让开了路，你知道他是吃哪碗饭的吗？”肖二假装糊涂：

“他会有什么好饭吃，不过是个走江湖卖唱本的。”一个警察斥责道：“你这个人，坏了我们做公事，没看他满天扬传单，在骂大帅，夸郭鬼子？”肖二打量着他道：“那一天，你为郭军贴安民告示，你也夸过郭司令。”警察羞怒了斥道：“住口！那是我不得已。”凛冽的风由上空俯冲到房顶上，鸳鸯瓦上厚厚的积雪，一层层地被卷落下来，盘旋回荡，立刻象真下了大雪，檐铃叮叮当当地鸣奏。气候骤变，人们纷纷散去。

周平出了庙门向西奔去，见后面警察追着不放，一拐弯钻进了一个卖破烂的小铺——这买卖的掌柜被人们称作张破烂。周平一进门把门闩上了，喘息道：“后边警察在追我。”张破烂打量打量他问道：“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周平回答道：“没有的事，我撒了传单。”“哼！又一个饿极生风！”张破烂，皱了皱眉头：“快猫起来，”说着他拿了一把破叉子挑了挑灶坑旁的烂草堆把他埋了进去。回身把门闩又拨开了。

张破烂不但心地善良，精神高贵，屋子里的物资也很丰富：烂铁、烂铜、烂木头，破椽子、旧窗户、美孚行洋油方桶、岗田牌酱油圆木桶，必须冠以旧字的马鞍子，马蹬、搭

糟、夹板子、套包子、炉盖子、炉筒子应有尽有。

一盏煤油灯在土墙上挂着，油灯捻的黑烟在墙上冲出一道长长篆文；房箔上下垂着许多纸吊、可做这屋子很久以前糊过纸棚的考证，苇笆已熏得漆黑，隔三岔五地有些窟窿，外面风雪一急，屋里就配合着灑土。风从窗缝门缝、墙缝冲进来，棚顶上下垂着的蜘蛛网丝也随着摇晃，即或是极微小的风也察觉得出来，算是高级的测风仪器。土炕上放着火盆，刮刮杂杂地烧着，冒着生烟。但不必担心火星溅出烧了炕席，那块炕席头早就偏安一隅了。窗户是各色杂纸糊了多次的，有字的，无字的，形成了许多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斑斓一片。在这样环境里，张破烂安之若素，因为他从小就过惯了这样的生活。偶一得势，他就想捏捏酒壶。今天风雪交加，他因而又自饮芳醇。藏了周平，他又从容地喝酒，一会儿，他的脸色就和那火盆里的火色差不多了，不知是火照红了脸，还是脸映红了火。

“唉！”他长叹一声，因为孤独正向他袭来。他埋怨儿子老疙疸这么冷的天气还在外跑，随口骂道：“四六不懂的东西！”突然门开了，是老疙疸呢？还是警察呢！出乎他的意料，来的却是他的老顾客康木匠。

康木匠名叫康恩海，习惯上，人们只叫他康头。他重眉毛，豹子眼、满脸虬须，大方脸，牛腱膀子，穿着黑色土布面老剪茬羊皮袄，系着深蓝色宽腰带，戴着狗皮帽子。他胡须上挂着霜雪，显得老迈，可目光矍烁有神。他一进屋就象是抛进来一块大冰块。“快关门，不关受不了！”康木匠呵了呵手道：“有酒顶着，坐在屋子里你要受不了，我怎么办？”“你就不该出来，这么大的风你又得顶风走，还来干什么？”康木匠边搓着手边道：“我是顶风走了多半辈子

了。”张破烂道“你少牢骚，有屁用？”康木匠笑道：“我是闻到酒味了才特来赶圈凑热闹的。”张破烂道：“这么点酒，风再有力，你鼻子再长，也闻不到！”“来不来苦上穷了，小心眼不如针鼻大。”“这叫什么话？坐下，坐下你看这洋棒子。”张破烂拿起了瓶子叫木匠看了看，轻轻地一放：“不够有烧锅，跑腿有老疙疸。”他四下里顾盼了一下自语道：“这野种小子不怕冷，这天也不着家，他妈的是铁铸的！”康头道：“那你求之不得，比黄泥捏的强多了。”张破烂一听夸他儿子，笑嘻嘻地道：“这有筷子！你怎么外道了起来。”康头一卷袄袖子，拿起了筷子道：“好吧，我领教领教你这一大碗菜。”他夹了一大口没油又没肉的炖酸菜，一入口立刻咧了一下嘴道：“这酸菜让你切的比筷子还粗。”张破烂一看，笑咪咪地用左手左右开弓挥了一回八字髭，说道：“倒不在粗细，是正对味吧？酸菜酸菜，名正言顺！”康头道：“这滋味我已领教半辈子了。”吱喽一声，康头一口喝下了一盅。张破烂道：“我也是个辛酸命，可又比不上你，你并不窝囊。听说你年轻时坐过大牢，因为你干过‘那个’。”“那个是哪个？”“何必明说呢？”他眼盯着康头，二拇指作了一个钩枪的动作，逼他自己作答。康头道：“抢是抢过，可不是那个，说来话长……”张破烂一面和康头唠扯，一面回头回脑地去看灶坑。康木匠道：“你回头回脑地老看什么，你那灶坑的火若能成灾，冰溜子也能点着。”张破烂笑道：“你不知道咱们开怀畅饮了，那还饿着一个。”康木匠道：“是谁！老疙疸吗？”张破烂道：“十个老疙疸也换不来。”康木匠道：“到底是谁？你说清楚，在哪里？”张破烂道：“方才街上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哈哈！原来窝主是你，我得报告去！”张破烂道：

“我不信你干得出来那样……”康木匠喜形于色，向外看了看说道：“没事了，请他出来吧？你这胆小鬼，叫人家蹲耗子洞，出来吧！怕什么？”张破烂听他这一说胆子也大了。用叉子挑去了草，周平从草里钻了出来。康木匠打量了一下周平然后说道：“你这年轻人我认识你！”周平向前走了几步边搓手边道：“说说看。”康木匠道：“你叫周平。”周平道：“你怎么认识我的？”康木匠说道：“你们文会校修理桌椅什么的，从来都是我来干。来！你也来一盅压压惊吧！”正说着，突然，一声门响，张破烂惊慌道：“不好！来了！”但一开，进来的不是警察而是老疙疸。张破烂松了一口气，道：“快关门，你这鬼，冻得鼻青脸肿的，穿个撅腩袄在外边乱跑什么？”老疙疸道：“你叫我打酒买烧锅，怎不怕乱跑。”康木匠道：“你听见了吗？这嘴没喝酒，就比你辣。你不是对手了，你黄皮子不下豆鼠子就有盼头了。”张破烂一听得意地又掸了两下小胡。老疙疸打量一下周平说道：“你不是方才在庙里撒传单的吗？！”周平摸了摸他的头致谢道：“打搅半天了我该走了。”康木匠道：“别忙，这可不行，你等我挑两根木头再说。”说完他挑了一根水曲柳一根楸子。脱下了老皮袄，又脱下了破单褂子说道：“这么办，你把这个套在身上，替我扛一根木头，低着头跟在我后头，拐几个弯木头再还我。”张破烂道：“这法子不错，以防万一。”于是周平罩上了康头的褂子，压低了帽子，扛了水曲柳，跟在康头后面，出门就走。一股风迎面吹来，但人影寥寥甚是平静。到了庙胡同嘴上，却突然有人吼叫：“站住！”几个便衣一下子把周平围上，立刻绑了。

雪放肆地在周平的身边上下旋转，聚散，散散漫漫象一群乱飞的白蚁困扰着他。警察吆喝着，押着周平，向更浓重

的风雪中走去。康头痴迟地站在风雪里发愣，只听身后有人发出一声幸灾乐祸的笑。他一回头，看见一个小小个子鬼子。重眉毛、疙疸胡、龇着金牙一脸横肉，白棉袜子下踏着馊拉板，穿着豆青色和服，虽然是冬天，他那腋窝里的狐臭气味，仍可突破厚棉衣散发出来。他是“一二当”日本当铺卖咖啡的掌柜，名叫小菅。他两眼满黠地指着周平去的方向得意洋洋地向康木匠道：“他！郭鬼子一党的！郭的坏了坏了的，张作霖的顶好！”说着，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从腰带上拔出来，戳起了大拇指头。老疙疸在门口看见出了事，已赶了过来。气得他用头去撞小菅的肚子。小菅哈哈地大笑，待撞到第三下，一下子把鬼子撞疼了，于是鬼子用力一推：

“嗯！”把老疙疸摔在了冰雪道上。康头一步赶来，一出手，鬼子向后倒退数步、木齿展一滑，坐在了地上。急忙爬起来转身跑回老窝去了。

警察挟着周平，走出了几步，对面风雪中立着一个高大的人，挡住了去路，喝了声：“站住！”警察面面相觑，想不起是什么人，也不知有什么来历。但看这人穿的十分阔气，正是：

头顶庆丰润，脚踩内金生。（注）

此人欲何为，下回分解。

注：庆丰润（即润记帽店）是当时沈阳中街著名的帽店；内金生是中街最出名的鞋铺。这两句是当时的民谚。